

2010年5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了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笔会,《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邀请我为参加这次笔会的少数民族作家们作次讲座。我到叶梅一行下榻的蒙古风情园大汗大酒店想先了解一下这次笔会的情况,以便讲好这堂课,不巧的是叶梅正要出去办事,她略带歉意地说:“特老师,实在抱歉,我有个急事要去下市里,正好玛拉沁夫老师也来了,要不您先到他的房间等我一会儿。”

我来到玛拉沁夫的房间,敲门进去,看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其格、总编室主任色登扎布和包金柱,还有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布仁巴雅尔等同志也在。玛拉沁夫看到我后非常高兴地说:“哎呀,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想谁谁就来了。”他站起来,与我握手后,又说:“老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拜托你啊!”这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其格接着玛拉沁夫的话说:“我社决定出版《玛拉沁夫文集》蒙文版,中国作协也给了出版补贴,玛拉沁夫老师把稿子交给我们已经快一年了,约300万字,其中以前已经翻译出版的有一半,但还需要重新核对、修改和提高,剩下的未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就得重新找人翻译了。所以,工作量大,任务重,还涉及到重新翻译、审稿等问题。因此,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在您进门之前我们正在商讨谁能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方面有经验,有能力,由您来做这件事情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出版社也决定把这件事情拜托给您呢。”

“老特,我已经是年过80的人了,出版我

李瑛是我敬重的老一辈诗人,我知道他多年躬耕于诗,从来都是颇费心血的。而做人更是和他写诗一样,谦恭和合,和他相处总是让人心暖 and 亲切。

5月17日,他亲自登门,把他准备交给中国军事写作学会编辑出版的《李瑛诗选——逝水》初稿送给我。这是“将军文化典藏”丛书之一本,从约稿到交稿,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感情。当我得知他要亲自送来,我心就不安,怎么能让一位86岁的老人跑路呢?之前,他一再阻止我去他家的要求,他还是在5月的暖风中来了。我们在茶桌上交谈,翻看浸满他心血汗渍的书稿,从粘粘贴贴、勾勾画画的纸页上,我看到他是何等的用心。尤其看到他有些变形的字迹,眼前便映现出抖动的右手,是怎样坚持着、执拗着写下一个个字的。我的心酸了,有些灼痛。

是日,清晨4点30分,我就醒了,怎么也睡不着,好似有什么事牵扯着,索性起床摸进书房,在灯下当我翻读他的书稿时,这种迷惑才释然,烦躁顿时消遁了。我游进了他岁月的河流。我是从一条大河的源头寻起的,看它的缓流,看它的跌宕,看它的涛涌,看它的转折与畅通……

也许我们是同乡,一条滦河穿起他的家乡也穿起我的家乡,青纱帐掩映着他的村也掩映着我的小村。挖野菜、拾柴火、捉青蛙,是我们儿时的共同经历,炊烟味、苦菜味、糠皮味,是我们共同的快感。所以,读他写儿时、村庄、乳名、上学的诗,我如读我。而他写人生、生命、情感、心灵、友谊、爱情的诗,更是如己所出,非常亲切可心。这是他我同乡又同在军旅的缘故。

李瑛是善于思想的人,是严谨己的人。有人说,一个伟大的诗人应当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和哲人。不要说他早年至晚年在位时都是骑自行车穿梭于人群的,就是离休后他也是从简出行。他说,到今年为止整整坚持写诗70年,70年来,他从未亏待诗歌,从未停止对诗的思考与追求。是的,在读这本诗集时,我又翻出《李瑛七十年诗选》拿来比较。他早年的诗写得轻松流畅,在叙事状物上不断有新的突进。慢慢不同了,近年都有突破和超越。我和诗友们多次谈起,在马拉松的诗路上,有不少诗人落伍掉队了,而李瑛常写常新,而至炉火纯青。我指的不仅仅是技巧的跟进,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拓展上,日欲坚实。对此,他自我评价说,真正成熟的诗是老了以后写的。

我记得,在翻看这部诗稿时,他心事重重说到改革开放,说到金钱物质,说到精神坚守,说到当下诗歌的现状,他多有忧虑。尤其是有的诗过于隐秘化、口水化……我们都有同感。正如他说的,“诗歌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要写出精品,不下决心做艰苦的努力不行;同时,诗人也必须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沉湎于心灵、甘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写作虽是个体劳动,但却绝不是个人的事。我是主张诗人讲使命感责任感的,这是对他的道德要求。”当下有些诗人恰恰缺少这些,他们自以为诗好玩,任意为之。以至琐碎无聊,甚或艰涩难懂。我看他的诗也有写小事物的,但小中见大,微中见著。比如《草帽》,抒情主体很简单、平常,却写出了诗意:“它金色的光芒已经变暗,却成为一个时代符号。”大胸怀、高眼光的人才会有坚挺的思想的诗行。

在这本诗集里,我发现他写给妻子的一大组诗都写在妻子去世之后,都是掏心之作。这是以前很少见到的,所以我很感兴趣。李瑛的老伴冯秀娟我见过多次,但从未长谈,印象中她是个很贤惠很达理的知识女性。上世纪80年代我写的散文集《士兵的情缘》由李瑛作序,那4000多字的序就是她一字一句抄写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在这里我读到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妻子走了,“这一天的日历是一扇门,你昨晚把它打开,今天却关闭了,时间冻结在那儿,从此我再难推动它,也没有钥匙能把它打开。”生离死别是痛心的,“如果能把我们,还给母亲,让我们一起再重生一次,该有多好。当生命成为枯叶,让我们手挽手一起轻轻飘落,该有多好。但你——一个满身历史创伤的靈魂,没告诉我一声,便独自远去了,留给我巨大的懊悔和痛苦,我捧着颤抖的呼唤。”在其他几首写花写花围巾的诗里,都表达了“流血的思念”之情,那思念“滴滴都是不会开花的种子”,真挚感人,撼人心魄。相比较那些下作乱性的爱情诗,是不同品质的产物。

我们常说诗意,诗意存在于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判断、语言意象的运用上。能在平中见奇、俗中见雅、小中见大,的确是诗人的智慧。李瑛的诗感染我的是思想的密度和语言含量,在一句诗里能有两个或多个意象跌宕出现,又意象叠生,很难得。记得他在《对诗的追求》一诗中这样表达:“我的一双芒鞋,曾踏遍千山万水,用整整一生的时间,以枪衡量从战争到和平的距离,以笔衡量从生到死的距离。”“我唤醒我的母语中的一切符号和词语,把饥饿孩子的泪滴叫星星,把贫穷母亲的乳汁叫爱,把战士滚烫的血叫自由,把汗抛在了哪里?已经忘记。”“我伏在每个夜晚和黎明的肩头,不倦地歌唱,像一只吐血的布谷,除了它,我一无所有。”据此,我理解了他的全部所在。

诗选里的150首诗,建构了他人生的150个阶梯。和以往50多种诗本不同的是,聚焦了一个主题:即人生。专写生命、思想、感情的。读罢,看到一位老人从风雨中走来,苦与乐、艰与险、荣与辱,伴随着思索走过来,这种诗的诗性生命的本质相融合之后,又凸显出其思想指向,格外坚实牢固。没有成熟思想的诗人是营造不出这种诗的载体的。

我与李瑛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已有50多个年头。期间书信穿梭、电话沟通、登门拜访不断,我是读着他的诗而写诗的,是在他的关注中成长的,有此因缘,深感有幸。

茫茫草原的绚丽画卷

□特·赛音巴雅尔（德 喜 译）

的蒙文版《文集》8卷本,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这事我就拜托你了,你不会拒绝吧……”玛拉沁夫说着说着,眼里闪烁起激动的泪花。

在这种情况下我怎能拒绝呢,我应下了这份艰巨而繁重的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创意建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已经建成,并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同时还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型展览,歌颂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反映党的文艺方针的清明,在社会各界乃至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目前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有条不紊地稳步推进。这些虽然让我感到一丝欣慰,但如何确保文学馆今后的独立性、稳定性、连续性 & 更快地更好地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扰得我无暇旁顾。可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既然答应了,我就得认真干。第二天我就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与社长双龙、总编辑其格、总编室主任色登扎布和包金柱等详细交换意见,制定翻译编辑出版计划,组织人员开始了工作。

我反反复看了玛拉沁夫的约300万字的全部稿件后,将其分为8卷本:第一卷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第二卷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下部);第三卷《在茫茫的草原上》《茫茫的草原》的1957年第一版,被批判

版。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被肯定的优秀作品);第四卷中短篇小说(一);第五卷中短篇小说(二);第六卷文学评论;第七卷散文;第八卷电影文学剧本。

玛拉沁夫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或者是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作品都会以鲜明的主题、深刻的意蕴、独有的民族特色、博大的草原情怀、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优美的语言 & 丰富多彩的写作技巧和运用汉语能力征服每一位读者,这是其他蒙古族作家、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们所不及的,甚至是有些汉族作家也不及的,这一点蒙古族作家、其他少数民族的作家乃至汉族作家也是公认的。

玛拉沁夫是著名作家、是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先后两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如何发展和繁荣提过建议,他的这两封信,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他是一位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向前发展、壮大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特别是1980年他调到中国作协之后,为创办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文学期刊《民族文学》,为成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做出了极大努力,使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新的春天。后来他还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继续

科学发展观与文艺的进步——读袁学骏《文艺科学发展论》

□木 弓

我读过袁学骏不少文艺评论文章,知道他是一个很 有理论兴趣的人。近年来,他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不仅思想收获大,而且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用心地思考当代文艺发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完成了《文艺科学发展论》这本理论专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也许,这些理论见解更多地是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个人心得,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梳理,但以见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文字表述看似平实,但内涵却非常丰富深刻,学习起来并不容易,践行更不容易。袁学骏在不长时间里就能够有比我们更多的学习体会,的确值得我们关注。他对文艺科学发展问题的思考,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我虽然还不是很了解袁学骏提出的“文艺科学发展”的概念,但我以为,他要说的,我们的文艺思想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当代的文艺发展繁荣的态势和规律,才能使当代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真正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繁荣、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思想,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样的发展,才是文艺科学发展。我非常赞同袁学骏的观点,很希望他能够继续沿着这个理论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也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想,也就会形成各种各样思想的文艺。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么多文化层面和层次的文艺,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局面。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必须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龙头,创造先进文化,推动文艺的不断进步,带动文艺的发展繁荣。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把握,正是文艺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文艺的进步,或者说进步

质朴、崇高的生命感动——读报告文学《海岛女医生》

□郑 翔

尽管是“要约”之作,但黄立轩的长篇报告文学《海岛女医生》却显得十分质朴、真实,因为从作品对人物事迹的描述上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任何的夸张和水分。正是人物平凡、杰出而丰腴的生命历程,基本上突破了“政治任务”的“规定性”,从而使作品超越了宣传的意义,让人感受到了真正质朴、崇高的生命感动。

《海岛女医生》记述的是浙江省玉环县海山乡卫生院女医生、院长吴榭梅的事迹。这是一位扎根偏远海岛,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海山乡民众,以至于全岛居民都把她当做类似于母亲——大家都称呼她为“娘姨”——的亲人来看待的医生。从卫校毕业主动选择到海山乡卫生院,到成为“海岛上最受欢迎的人”,吴榭梅已在这个医疗资源稀缺的海岛坚守了39年,其感人事迹数不胜数,作品在剪裁上颇具匠匠心。它的第一章首先描述了吴榭梅日常工作的一天,作为一个切片,让人对吴榭梅的工作有个总体印象,突出了“海上巡诊、平凡、忙碌、细致周到、最受欢迎”几个特点。第二章是纵向描写,讲述其选择、坚守这一岗位以及所以能做得如此优秀的精神根源。接下来各章,则是横向、立体的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吴榭梅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生命历程。点、线、面兼顾,作品的整体结构相当严谨。

当然,这一切都是围绕吴榭梅的无私奉献和坚守精神为轴来剪辑的,而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作品其实一直在突出这一精神的民间资源,它来自于吴榭梅的母亲和海岛的居民。在母亲身上,吴榭梅继承了坚韧、勤劳、节俭、乐观、奉献和尊严;而与海岛居民的交往,又加深了她对行医、行善、信任以及人生价值的理解。作品一方面着力描写吴榭梅工作上的高度责任心和对海岛居民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也反复描写了海岛居民对吴榭梅的高度信任、尊重与回报;一方面描写吴榭梅的品质“深刻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有同事,有百姓,有病人……”另一方面,也反复描写海岛居民的质朴、信任与回报给予吴榭梅的感动与激励。吴榭梅能由一名卫校的妇产科毕业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科医生”,并获得国家、国际级的医疗奖项,应该都与这背后的精神支持与激励有关。

另外,在描写吴榭梅无私的奉献精神的同时,作品实

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玛拉沁夫与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相识的,但那时没有过多的交往,直至1980年他调到中国作协开始着手创办《民族文学》,那时我也从中央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局调到中国作协参与《民族文学》的创办工作,成了同事,一晃就是30多年。30多年在人类历史上来说不算长,但对一个人来说可不算短了,在这30多年里我们俩可谓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当然有时对有些事情也产生过意见分歧,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只是工作中产生的不同看法,不同观点,是正常现象,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更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玛拉沁夫文集》蒙文版8卷本的正式出版发行,不仅是玛拉沁夫本人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在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甚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是值得庆祝的。

玛拉沁夫是我的族兄,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所以,就像他了解我一样,我也对他的为人文非常了解。我本来想趁这个机会以《茫茫草原的绚丽画卷》为题目,写一篇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深刻的长篇论文,作为《玛拉沁夫文集》蒙文版8卷本的序,但因最近杂事缠身,未能完成这个愿望,只写了这篇短文作为感谢。

最后,衷心感谢为《玛拉沁夫文集》蒙文版8卷本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辛勤劳动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此文是特·赛音巴雅尔为《玛拉沁夫文集》蒙文版8卷本写的代序,标题系编者所加)

的文艺是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之魂,也是当前我们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文艺的进步首先是文艺思想的进步。科学发展观是进步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文艺的进步的源泉是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走向世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时代生活,激励着我们的文艺不断进取进步。我们的文艺也必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中才能进步,才能创造。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总是想到其他发达国家去寻找先进文化,找来找去总不合适。现在越来越多的明白人了,先进文化就在我们民族创造的生活中,在人民开创自己历史的伟大斗争中。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思想的进步。有了文艺思想的进步,才会有进步的文艺。文艺在反映时代社会进步中得以进步。进步的文艺反过来又对时代社会以智力支持,引导着时代社会继续进步。

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也许什么都可以依赖市场杠杆的调节,惟独先进文化,进步文艺不可以过多依赖市场杠杆的力量。文艺的进步,除了文艺工作者们的努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的倡导、介入和推动。具有先进文化特质的进步文艺的形成,是一种国家行动。一个适合进步文艺发展繁荣的文化生态,更属于国家的战略。我想说的是,国家进步的力量也在改变市场的本性。如果我们注意到国家好莱坞影片中那种强烈的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话,就应该明白,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一定也有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成一种世界不可小视的力量时,市场的杠杆就会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发挥国家需要的作用。有幸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有能力凝聚起这种力量。这正是进步文艺发展的大好时机。

质朴、崇高的生命感动——读报告文学《海岛女医生》

实际上也一直在以此与当下的医疗现状作对比,从而突出这一形象的“现代价值和普世意义”。吴榭梅身上可以用来与当下医院利润至上的原则对比的言行比比皆是,比如她始终秉持的“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多年来一直为困难的病人垫钱,但垫出去的钱,病人从来没有不还的;“随时随起,召之即来”的工作作风;靠一双精密仪器的手,几分钟就可基本锁定病源的高超医术;担任院长以来,卫生院药品价格平均下降30%—50%;“至今仍是助理医师,迄今未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承担过一个科研课题”等等。在吴榭梅这里,摆在第一位的始终是病人而不是她自己,这正是她能够获得海岛居民高度信任和尊重的关键原因。

从吴榭梅身上,我确实体会到了崇高的含义,但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海岛女医生》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未把吴榭梅描述成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始终更多地从实际生活出发,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场景的描述,还原了一个平凡、质朴,具有常人的丰富情感与人性的吴榭梅。正因如此,这一形象才让人感到亲近、亲切、血肉丰满,并且感人。比如,作品比较细致地描述了因医疗条件差、交通不便,吴榭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妹妹离她而去,这切身的疼痛是年少的她“发誓要选择到海山乡做一輩子医生”的重要原因;再如,作为一个母亲,作品写她因工作而无法照顾家人的愧疚和弥补,把自己的听诊器传却即将成为医生的儿子,让他“在听病人的人心的时候,也要时时听自己的良心”等细节,也都细致感人。而且,由于作者对人物生活环境的熟悉和采访的深入,作品对海岛独特的生活场景、人情观念的认识和描写,也都比较深入和富有地方气息。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韵味和文学性。而从叙事基调来看,整部作品也基本上是低调而朴素的,这也是与吴榭梅的为人、品格相一致的。

当然,《海岛女医生》在写作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从整部作品来看,它基本上做到了“祛政治化”,但有些章节却仍未摆脱失“定位”后举例的路子,不少地方的语言也仍有某种腔调,文笔和某些细部的详略也还有调整的余地等,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作品所描述的吴榭梅形象对于当下社会的意义。

至今还记得当年读舒洁的长诗《顿悟》带给我的震撼。诗中写到诗人在夏日喧沸的都市人海中等待红灯放行时,大脑中切换出的另外一幅幻象:“群峰远远肃立着/凝视一个男人的本相和一个/本色的女人——/一只苍狼和一只美丽的鹿/他说:忽儿厄扎——根源哪!只出现了/她说:李尔贴·赤那——苍狼啊/河出现了,河出现了”。仿佛就在那么一瞬间,草原蒙古黎明时代的民族源流和神秘箴言,在我的心头划过一道天启之光。在当时纠结于现代生存困境的主流诗歌语境中,舒洁切开了一条通向心灵源头的河流。

这首长诗写作于1987年,在稍后的《十月》上读到它时,我跟素不相识的舒洁有了第一次书信往来。再之后,他告别京城鸿雁飞,音讯渐渺,直到10年后重返北京。不久前,突然收到他6卷本的《舒洁诗歌集》,这套平均每卷400多个页码的6卷本既让我惊讶,随之则是经验性的怀疑。但对其中的若干篇什仔细阅读后,我才发现既有的经验并不完全可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舒洁积30多年心血的写作,一次自我清算性质的“豪举暴施”。其中占3卷本的50首长诗,或者“舒洁式的长诗写作”,可视为当代诗歌全景中,一个特殊的写作现象。

当代诗歌史上的长诗写作,大都集中在1980年代,其中既有时代风雨在个人命运中长期的积压与释放,比如昌耀以《慈航》为代表的“流放四部曲”;也有年轻一代诗人基于宏大文化视野中,里程碑式的建造抱负,比如杨炼的《礼魂》、杨一禾的《屋宇》,尤其是海子的“太阳七部书”等。但这样的写作,大都呈现为长期积蓄、骤然喷发的一次性或阶段性,很难持续以继。而从1990年代直至今,随着曾经的人文理想时代向着消费主义时代的转型和激情抽空,长诗的写作早已显得理由不足,甚至行迹可疑。

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长诗的写作,意味着一次重大的诗歌行为。他必须具有非如此不可的心理依据,足以支撑长诗宏大体量的写作资源。而在现今这样一个时代,什么人才具备如此的心理势能和写作资源?如果我们很轻易举证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答案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诗人。这是因为,他们无不具有被主流诗歌语境遮蔽了的民族历史秘密,沉淀在基因中的文化密码系统。当基于这一历史中的个人身份被唤醒,他也就同时获具了不可被他人共享的写作方向与诉求冲动,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然而,这其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他的个人身份意识能否被有效激活,被激活的强度?他与时代关系的深入程度,他在现代意识基点上处理各种材料的综合能力等等。

我在谈论这些话题时,其实都是在谈论蒙古人舒洁——母语名字叫做特尼贡的这位当代汉语诗人。在这里,我既不愿把他称作蒙古族诗人,因为这一概念可能意味着专事民族题材叙事的母语写作作者,而舒洁表达的则是一个汉语诗人的现代视野;又要特别强调他的蒙古族身份,因为他诗歌的所有内质都是由此生成。舒洁于197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最初像众多诗人一样,首先着力于向主流诗歌的靠拢。但自1987年写出第一首长诗《顿悟》起,他显然已“顿悟”式地打通了与自己族源之间的道路。然而,与其他的少数民族民族诗人乃至许多蒙古族诗人不同的是,舒洁的家族谱系和血脉,源自遥远的蒙古黄金家族。这条谱系的源头,便是蒙古人的黄金时代,是以铁骑狂飙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成吉思汗与草原史诗。这是舒洁诗歌的核心起点,他诗歌世界高密度的心理气象云图显示,这样的家族血脉,赋予了舒洁以蒙古骑士式的高贵情调和骄傲,岁月长风中对于圣灵与英难的绵长情思,现实生存中单骑挺进的强悍基因和血性。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起点,我们在当代诗歌场景中,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写作个例,这就是建立在舒洁写作心理机制中的“反向摩擦”支架:他所置身的世界越是平庸浑浊,他越是要在自己的源头追寻魂魄、谛听启示,以实现清洁精神的反向荡涤和标高拉升。一个标志性的事实是,就在舒洁1990年代迁徙至海口,身处商业主义大潮的裹挟之中时,横亘在他写作中的,竟是“缅怀与守望”这一主题:《在星光背后》《背对故乡的想象》《向北的归期》《额尔古纳河秋诉》《北望锡盟》《马背歌者》……

“夜宿高原/数点果实般悬挂的星辰/总觉得有一匹无鞍的蒙古马/从空中驰骋而抵更远的天际”——舒洁1997年写于海口的这首《蒙古语词》,仿佛他从尘渺中听到的神示的预言,若干年后,随着他惟宗教情感中精神故乡的不断扩大,他心灵无鞍的蒙古马,果然“驰骋而抵更远的天际”。

2007年,他以近千行的长诗《在时间的另一边》,在对诸如荷马、爱琴海、耶路撒冷等诗人、先知、英雄以及圣灵圣迹这一世界文明全景的纵深穿行中,追念人类再也回不去的史诗时代,以及圣洁的童年品质。

2008年完成的两千多行的长诗《蒙古:追寻辞》,则是一部足可称之为激动人心的作品。这是一首感伤的诗,一首将光荣蒙古征战世界的骄傲置于深度反思中,追寻人类家园性生存和光明愿景的史歌。该诗从蒙古草原追踪祖先的背影而至蒙古族骑士驰骋的欧亚大陆,在宏大酷烈的历史场景还原中,发出了一个人类主义者的慨叹:“黑海以北纵向的草原上/乌拉尔河、顿河、顿涅茨河、第聂伯河、布拉克河/落日的余晖投向河面/那是血色 鏖战之后自然的鸣咽/在伤残的大陆上回荡/年轻上的死战者卧卧在水底/一万年 他思乡的靈魂活着/不会沉上忧戚的双眼”。这是一幅英雄史诗式的场景,然而,悲壮的血色黄昏所引发的,并不是对骑士血染沙场的豪迈感,而是深沉的痛惜:

纵向的草原/欧洲的蒙古利亚/那里啊 不是你们的家在这里,舒洁表达了一个现代诗人深刻的自卑意识,以及具有颠覆性质的文明历史观:被征战的欧洲大陆,并不是蒙古人的家园,那么,这样的征战到底意义何在?的确,在人类历史上诸多类似的战争中,一个胜利民族的自豪,则意味着另一个民族的屈辱。这样的屈辱,甚至会是数代人的记忆。

那么,在这首《蒙古:追寻辞》中,舒洁到底追寻到了什么?他最终的结论,是对中亚草原上一位智者箴言的领悟:“惟有相爱……惟有仁慈的生命才能推开智慧之门”。而这种爱的生存,则被舒洁具体化以女性、以母亲为核心的家园式的朴素与温柔:

十月/我在温格尔河南岸凝视北方/我的耳边萦绕着一首古歌/很多人在时光里行走/我知道她们是谁/是早晨 我知道山顶上的空红了/……/我知道 有一位草原母亲/就在不远处望着我

这样的缅怀与守望,这样的沉思与吟诵,就是舒洁在本时代书写长诗,并能持续书写长诗的所有依据和理由。

非但如此,舒洁在一篇文章中还表达了 他书写长诗时,这样一种写作状态:“写作长诗,是心灵的奔跑,我未曾感觉疲惫。相反,在如此的过程里,我尽情体味了心灵写作所带来的尊严、幸福与欢乐。”这样的写作,实在就是福至心灵,如获神赐。

舒洁：诗歌的荣誉

□燎 原